男　爵

“他是什么人呀？”我说，“为什么总那么孤零零地坐在那儿，还背对着咱们？”

“啊！”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低声说，“他是一位男爵哩。”

她非常郑重地望着我，可是依稀间脸上带着一种“连这也一眼不能看出”的轻蔑神情。

“可是，怪可怜见的，男爵又不是他自己要当的，”我说，“尽管这么倒霉，也不该就让他与世隔绝啊。”

要不是她手里正好拿着叉子，我相信她会在胸前画个十字的。

“你当然不了解。他是头一代男爵之一。”

她被我这番话弄得局促不安，就朝着坐在她左首的博士夫人转过身去。

“我的煎蛋饼[①]没有馅儿——没馅儿！”她抗议道，“我

①煎蛋饼有不带馅的，也有果酱馅或肉馅的。

已经试了第三个啦！

我望了望那位头一代男爵。他正在吃生菜——用叉子叉起一整片莴苣，像兔子一样慢慢嚼，看着可引人入胜啦。

他身材矮小，黑色须发稀稀疏疏，面色发黄，总是穿着一身黑哔叽衣服，粗亚麻布衬衫，黑便鞋，戴一副我平生所曾见过的最大的黑眼镜。

坐在我对面的奥伯雷勒先生温厚地笑了笑。

“亲爱的太太，能够坐在这儿仔细地看着，你一定感到很有趣儿吧……当然，这是一家很有身份的公寓。夏天的时候，一位西班牙宫廷里的贵妇人光临过。她害着肝病。我们经常在一道聊天。”

我听了很惬意，也感到自己的寒微。

“喏，你在英国住的‘公寓’里，总找不到像在德国这样的上流人吧。”

“那倒是真的，没有。”我回答说，那位活像一条小黄蚕的男爵简直使我着了迷。

“男爵年年都来，”奥伯雷勒先生继续说下去，“是来休息脑筋的。他从来也没有跟任何住在这里的客人说过话。”他脸上闪过一丝笑意。我似乎能够看到他的幻想在沉寂中妙不可言地达到高峰——在渺茫的未来日子里，同男爵寒暄上两句，为了跟这位大人物攀谈，而丢下正在看着的报纸，听他说一声‘谢谢’，把这份光彩传给后世子孙。

这当儿，模样像煞德国军官的邮递员送信来了。他把我

的几封信往我那份牛奶布丁[①]里一丢，然后转过身去同女侍交头接耳起来。她匆匆地走掉了。公寓的老板手托一个小托盘进来了,盘子上放的是一张风景明信片。老板毕恭毕敬地弯下身去,把明信片交给了男爵。

我很失望,因为竟然没有鸣放二十五声礼炮。

饭后喝咖啡。我注意到男爵拿了三块角砂糖,两块放进杯子,并从西服胸兜里抽出手绢,用手绢的一角将第三块裹起来。他总是头一个进餐厅,最后一个离开 他还将一只小黑皮包放在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

下午,我倚着窗口,瞥见他夹着那个皮包,颤悠悠地沿着街道走去。每逢走过一根街灯杆子，必然往后退缩一下，好像灯杆会向他打过来似的，不然就是他怕这个鄙俗的玩意儿会玷污了他……

我纳闷 他究竟到哪儿去,干吗夹着那个皮包。我从没看见他去过赌场或温泉浴场。他两脚趿着便鞋,显得怪凄凉的。我发觉自己在同情着这位男爵。

那个傍晚，我们这群人聚在大厅里兴高采烈地讨论着“最新消息”。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坐在我身边,正替她的九个闺女当中最小的一个编织披肩哪。那个老闺女已身怀六甲。……“这段姻缘肯定是十分美满的，”她对我说，“我那乖乖嫁了一位银行家—— 她一辈子盼的就是这个。”

聚在那儿的总有十来个人吧。我们这些已婚的就讲起体己话来了 丈夫穿什么样的内衣啦,性格上有些什么特别

① 布丁是西餐中一种松软的甜糕。

的地方啦；而未婚的则在议论着意中人穿什么外衣和具有怎样的特殊魅力。·

“我都是亲手编织的，”我听见雷勒太太在大声嚷着，“用灰色粗毛线。还打上两条软领子。他一个月穿一件。”

后来，’丽莎悄悄地说“他对我说：‘你真让我高兴。我也许会给你妈妈写信。”

这是个小小的忠告，也难怪我们会有点兴奋激动了。

门蓦地推开了，男爵到来。

接着，是一片鸦雀无声。

他慢悠悠地走进来，迟疑了一下，然后从钢琴上面的盘子里拈起一根牙签，又踱了出去。

门关上之后，我们才发出胜利的欢呼！他这还是头一回走进客厅来呢。将来，谁敢说会发生什么事！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依然住在一起。那个小小的孤寂的形影，仿佛是给眼镜的重量压弯了似的低着头，始终使我感到着迷。他夹着皮包进来，又夹着皮包出去——仅此而已。

有一天，公寓老板终于告诉我们说，男爵第二天就要走了。

“唔，’我想道“他总不能就这么悄悄地消失了——连一句话也不说就失去了踪影。在离去之前，他总得向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或费尔德洛伊特南兹维茨太太打一声招呼吧。”

那天傍晚，大雨滂沱。我刚好在邮局，由于没带伞，我站在台阶上，犹豫着要不要跳到泥泞的马路上开步走。这当

儿，好像从我的胳膊肘下传来一个吞吞吐吐的声音。

我低下头去望了望。原来是夹着黑皮包、撑着把伞的第一代男爵。难道我神经错乱了吗？我神志清醒吗？他邀我跟他合用一把伞。我很知趣，怯生生地对他表示了适当的礼貌。我们一道蹚泥而行。

啧 两人合打一把伞就有一股特殊的亲热劲儿。

这就像是去替一个男人掸衣服——有点冒失、大胆。

我渴望晓得他为什么总是那么孤零零地坐在那儿，为什么总是夹了那只皮包，他成天都干些什么。然而还是他主动地告诉了我一些情况。

“我担心我的行李会受潮，”他说，“我总是把自己的东西都装在这个皮包里随身带着——一个人要不了多少行李—— 因为仆人是靠不住的。”

“这个主意很高明，”我回答说，接着就问他道：“您为什么不肯屈尊和我们……”

“我是为了多吃一些才孤零零地坐着的，”男爵朝着薄暮望了望，“我的饭量特大，我总是要双份，消消停停地吃。”

听起来确实是男爵大人的派头。

“那么您整天都干些什么？”

“我在房间里吸收营养。”他回答说，语气之间含有悔不该让我跟他合打一把伞的味道，于是我们的谈话也就此结束了。

当我们回到公寓的时候，几乎引起了一场轰动。

我蹿上半截楼梯，从阶磴上大声向男爵道了谢。

他朗声回答道："不客气！"

晚上，奥伯雷勒先生非常友好地送了我一束鲜花，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则向我讨一副娃娃帽的样子！

第二天，男爵就走了。

Sic transit gloria German mundi.①

（1910）

① 拉丁文，意思是：德国的浮世荣华转瞬即逝。这原是德国神学家托马斯·阿·肯皮斯（1380？—1471）的一句名言；"德国的"一词是曼斯菲尔德加的。

男爵夫人的妹妹

“有两位新客人今天下午就到了，”公寓经理边为我在早餐桌前摆了把椅子，边说；“今天一早才接到信，通知我这件事。封·加尔男爵夫人要送她的小女儿——怪可怜的，是个哑巴娃娃——到这儿来‘治病’。孩子要在这儿呆一个月，然后男爵夫人本人也将光临。”

“封·加尔男爵夫人，”博士太太喊道。她正往屋里走，一听这名字就兴致勃勃起来：“要到咱们这儿来了？上星期《运动和沙龙》杂志刚登出她的照片。她是皇室的朋友，我曾听见皇后同她谈话时用‘你’相称[①]。多么可喜呀！我要接受大夫的劝告，再多住六个星期。跟年轻人交往，再愉快不过。”

“这娃娃可是个哑巴。”经理用歉疚的语气怯生生地说。

“呃！那又有什么关系！有病的娃娃一举一动才招人疼

①德国人一般用‘您’相称，这里表示这位男爵夫人同皇后关系十分亲密。

爱呢。”

这个惊人的消息像炮弹一样射向每一位走进餐厅的客人：“封·加尔男爵夫人要把她的小女儿送到这儿来啦，男爵夫人本人不出一个月也来。”咖啡和面包立刻带了狂欢的色彩。我们真是精神焕发了。大家啜饮着咖啡，添枝加叶，滔滔不绝地谈论皇亲国戚的轶闻；边大口大口地吃着厚厚地涂了黄油的面包，边以贵族的逸事为话题。

“她们将住在您隔壁的房间里，”经理对我说，“我不知道您肯不肯让我取下您床上边那幅伊丽沙白[①]皇后的肖像，挂到她们的沙发上方。”

“是呀，添点儿家庭气氛，”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拍了拍我的手说，“而且对你也无关紧要。”

我感到有些沮丧。倒不是由于再也看不到那幅戴了钻石、穿着蓝天鹅绒上衣的肖像了，而是由于她语气间给我打上外国人的标记，把我从这个圈子里排斥了出去。

我们用有根有据的猜想来消磨这一天的时光。天气太热，午后肯定不宜出去散步，于是就躺在床上，为下午的咖啡而养精蓄锐。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住了。一位高个子的年轻女郎走了下来，牵着个孩子的手。她们走进门厅，有人出来迎接并把她们让进备好的房间。十分钟后，她又带着孩子下楼来，在旅馆登记簿上签了名。她穿着一套合身的黑衣服，脖领和袖口上饰有白色褶边。她那褐色头发梳成辫子，扎了个黑蝴蝶结。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左颊上有颗小小

①伊丽沙白（1837—1898）是奥匈帝国皇后。

的痣。

“我是封·加尔男爵夫人的妹妹，”她边在吸墨纸上试钢笔，边朝我们微笑着。就连对我们当中最麻木的人，生活有时也会出现激动人心的时刻。不出两个月，居然就有两位男爵夫人大驾光临！经理立即出去找一只新笔尖。

在我这个平民眼中，那个病妞儿太难看了，瞧她那副样子，活像是被人没完没了地连同一只蓝口袋一道洗过的。头发像灰羊毛，身上穿的围裙浆洗得硬邦邦的，她只能隔着褶边看我们——围裙隔成的社会畛域！也许不该指望高贵血统的姨妈像婢女一样去擦洗她外甥女儿的耳朵。但是在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比一位哑巴外甥女儿的脏耳朵更令人败兴的了。

在餐桌上她们被让入首座。刹那间，我们都以茫然的神情面面相觑。接着，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说：

“我希望您一路上没累着。”

“没有。”男爵夫人的妹妹望着杯子笑吟吟地说。

“我希望这位可爱的孩子没累着。”博士太太说。

“一点儿也没有。”

“我希望并且相信您今晚一定能睡个好觉。”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毕恭毕敬地说。

“会的。”

从慕尼黑来的那位诗人总直瞪瞪地盯着，他颇为深情地凝望着她们，大半杯咖啡都给领带吸掉了。

我思忖道奔放的诗情。他笔下的《孤独颂》咏的必然是死亡的痉挛。那位年轻女子很可能激起他的灵感，他自然

会把这献给她的。从那个时刻起，他那忧郁的气质找到了温床，开始活动了。

饭后，她们回屋休息去了，我们就闲聊起她们来。

“两人长得很像，”博士太太若有所思地说，“十分像。她举止多么端庄，多么娴雅，对孩子多么温柔。”

“可惜她得照看那个孩子！”从波恩来的那个学生嚷道。他一向靠三块伤疤和一条勋表①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可是要打动一位男爵夫人的妹妹，那就不够了。

一连多少天，大伙儿全神贯注在这位妹妹身上。倘若她不是生得这么俊俏，由于她而引起的喋喋不休的议论，为她唱的赞歌以及关于她的举止所作的详尽描述，就会使我们感到不耐烦了。但是她谦和地容忍了我们的顶礼膜拜，我们也自是十分心满意足。

她把诗人当作心腹。大家外出散步的时候，他替她捧着书本。他让那个病妞儿在他膝上跳跳蹦蹦——这是对诗人的特许②。一天早晨，他把笔记簿带到大厅来，朗诵给我们听。

“男爵夫人的妹妹告诉我，她已经决定入修道院了，”他说。（这话使得波恩来的那位学生立刻直起了身子。）“昨天晚上，在甜馨的空气中，我凭窗写了这几行诗……”

“哦，你那颗体贴人微的心啊。”博士太太说。

①勋表是军服左上方所佩颜色鲜明的饰条，用以代表勋章。

②这是双关语。诗人的特许原指为了便于押韵，诗人可以在语法或缀音上做些变通。此处含有讽刺意味。

他冷冷地盯着她,弄得她飞红了脸。

“我写了这么几行：

你那么年轻鲜艳妍丽，
却向修道院飞去，
春天像田野间的雌鹿，
你的美就开放在那里。”

在底下同样可爱的九节诗里，诗人怂恿男爵夫人的妹妹这种过火的举动。我敢说，倘若她真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她将在修道院里所度的余生也不够她歇过气来的。

“我已经将一份诗稿呈送给她了，”他说，“今天我们到树林子里采野花去。”

波恩来的学生起身离开了屋子。我央求诗人把他的大作再朗诵一遍。第六节结束时,我隔窗瞥见男爵夫人的妹妹和那位有伤疤的小伙子穿出大门消失了。这就使我得以殷勤地向诗人道了谢忱，于是他慨然答应替我另抄一份。

但是那阵子我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从一家寒伧的公寓一下子升为华丽的府邸,怎能不栽下来呢?后半晌,博士太太到写字间来找我，对我说了些体己话。

“她把她的身世一股脑儿全告诉了我，”博士太太悄悄地说，“她来到我的卧室,要为我按摩胳膊。你知道,风湿症把我折磨得够受。喏,你想想看,已经有六个人向她求过婚啦。桩桩条件都那么好,我真地哭了——个个又都是贵胄出身。亲爱的,最好的一桩是在树林里求的。我倒不认为不应

该在客厅里求婚——四面有墙更成体统些——可这是座私人的树林。那位年轻军官说,她就像一株幼树,还不曾给男人粗劣的手触摸过。多么娇嫩呀!'她叹了口气,两眼往上翻着。

"你们英国人总是在板球场上裸露着双腿,并在后院养狗。你们当然是难以理解这一点的。真可惜!年轻人应该像野玫瑰一样。至于我,简直搞不清你们的妇女究竟是怎么出嫁的。"

她使劲这么一摇头,弄得我也摇起头来,心头笼罩起一片愁绪。看来我们的情况确实糟透了。难道爱情的精灵只在德国贵族上空展开它那玫瑰色的翅膀吗?

我进了自己的房间,扎上一块桃红色头巾,拿着一本莫里克[①]的抒情诗到花园里去。凉亭后面长着一大丛紫丁香,我在那儿坐下来。博士太太刚才委婉地向我暗示,我该穿件半丧服。我从她的话里找到了悲哀的含义。我自己也开始写起诗来:

他们不断地摇摆,感伤得忘魂,
我们紧紧拥抱,在那里接吻。

写完啦!"紧紧拥抱"[②]一点儿也不吸引人,发出一股

① 莫里克(1804—1875),德国诗人。

① 原文作"close pressed",语意双关,从而引起联想。"press"一字也有把衣服熨平意。

衣柜气味。难道我的野玫瑰已经拖曳在尘土里了吗？我嚼着一片叶子,两手抱着膝盖。这时,像变戏法儿似的,刹那间我听见凉亭里有人在说话——那是男爵夫人的妹妹和从波恩来的学生。

间接听到也比没听到强,我竖起了耳朵。

“你的手多么小啊,”波恩来的学生说;“它们就像一对白百合花,躺在你这黑衣服的池子里。”这话听起来的确一点不假。使我感兴趣的倒是那位贵族小姐的反应——她仅仅表示同感地咕哝了一声。

“我可以握一下吗？”

我听到了两声叹息——谅必他们的手已经握在一起了——他扰乱了高贵胸膛里的那片黑魆魆的水。

“瞧,跟你的手指摆在一起,我的手指多么粗大呀。”

“但你的手指保养得很好看。”男爵夫人的妹妹腼腆地说。

好个轻佻女子！难道谈情说爱就得看指甲修剪得如何吗？

“我多么渴望能吻你啊,”学生喃喃地说;“但是你知道,我正害着严重的鼻粘膜炎,我怕会传染给你。我数过,昨天夜里我打了十六个喷嚏,换了三块手绢。”

我把莫里克丢进丁香花丛,径直回公寓去了。大门外边,一辆大汽车喷着气。大厅里面,一片骚动。男爵夫人出其不意地探望她的小闺女来了。她身穿淡黄色防水外衣,伫立在大厅中央,盘问着经理。公寓里所有的宾客都簇拥在她周围,连博士太太也假装查看一张时间表,尽量凑近那威风

凛凛的下摆。

“我的女仆呢？”男爵夫人质问道。

“您的女仆没有来，”经理回答说，“只有尊妹和令嫒来了。”

“尊妹！”她尖声喊道，“胡扯，我没有妹妹。我的孩子是跟我的裁缝的女儿一道来的。”

这可真是壮哉！妙哉！①

（1910）

① 原文作“Tableau grandissimo！”意思是“壮观的场面”。Tableau是法语，意思是画；grandissimo是意大利语，意思是最大。

布莱申马舍太太赴婚礼

穿戴可是件令人挠头的事。晚饭后,布莱申马舍太太打发五个娃娃当中的四个睡下,却让萝莎留下来,帮助擦亮布莱申马舍先生制服上的纽扣。随后,她用热熨斗将他那件最讲究的衬衫熨平,刷了刷他的靴子,还在他那条黑缎领带上缝了一两针。

“萝莎,”她说,“把我的衣服拿来,挂在炉子前面,好去掉褶子。记住,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八点半钟就得睡。不许乱摸那灯——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的,妈妈,”萝莎说。她刚九岁,就觉得自己已经老成得足以对付一千盏灯了。“可是让我等你们回来再睡吧——‘巴布’也许会醒过来,要点牛奶喝。”

“八点半!”太太说,“我也要叫你爸爸关照你一声。”

萝莎撇了撇嘴。

“可是……可是……”

“爸爸来啦。你到卧室去,把我的蓝绸手绢拿来。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以围我的黑披肩——拿去吧!”

萝莎从她妈妈肩上拽下那条披肩，仔细围在自己肩上，将两端在背后打个结。她思忖道 反正我要是八点半就得上床的话，我就围着披肩睡。这个决定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喏，我的衣服在哪儿呢？”布莱申马舍先生嚷道，他边把空信囊挂在门后，边跺着靴子上的雪。“当然，什么都没准备好呢，可大家这会子都参加婚礼去了。我路过的时候，还听见了奏乐的声音。你干吗呢 你还没换衣服，可不能就这么去呀！”

“在这儿哪—— 都给你摆好在桌上啦。马口铁盆里还有点温和水，把头扎进去。萝莎，递给你爸爸手巾。除了裤子，都准备停当了。我一直抽不出空儿来把它缩短。一路上，你得把裤脚掖在靴筒里。”

“喏，”先生说，“简直转不开身。你到走廊里去换衣服吧，我需要灯光。”

对布莱申马舍太太来说，摸着黑穿衣服是家常便饭。她把裙子和胸衣的钩子都钩好，脖子上系起围巾，再别上一枚漂亮的饰针—— 那是由四颗勋章组成的，下面垂挂着圣母玛利亚像。随后穿好大衣，拉上兜帽。

“喂，来替我扣上这个扣子，”布莱申马舍先生喊道。他气喘吁吁地站在厨房里，蓝制服上的纽扣散发出公务员纽扣的独特亮光。“瞧瞧我，怎么样？”

“帅得很，”小个子的太太说。她替他把腰带勒紧、钩好，东拽一下，西扯一下。“萝莎，来瞧瞧你爸爸。”

布莱申马舍先生跨着大步在厨房里踱来踱去，在太太的帮助下穿起大衣，然后等着太太点灯。

“好的——终于完啦！走吧。”

“当心灯，萝莎。”太太提醒道，随手带上了大门。

雪并没有整天下个不停；上了冻的路面像冰池一样滑溜。她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走出房门了，这一天她又过于紧张，以致感到昏头昏脑——恍惚间好像萝莎把她推出了屋子，而丈夫要逃开她似的。

“等一等，等一等！”她叫嚷着。

“不，我会把脚弄湿了的——你快点嘛。”

进了村庄后，就好走一些了。有篱笆可扶，而且为了照顾佳宾，从火车站到加斯陶斯家，已经用煤渣铺起了一条小径。

加斯陶斯家洋溢着喜庆气氛。每扇窗户都灯火辉煌，壁架上挂着枞枝编成的环，敞着的大门用树枝装饰起来，东道主在大厅里盛气凌人地朝女侍们嚷嚷，耍着威风。她们端着一杯杯啤酒，一托盘一托盘的杯碟，一瓶瓶葡萄酒，脚不停步地跑来跑去。

“上楼——上楼！”东道主嚷道。“把你们的大衣撂在楼梯口那儿。”

布莱申马舍先生完全被这大气派唬住了，竟忘记了做丈夫的权利：当他竭力抢在所有的人头里上楼而硬把老婆往扶手上推挤时，居然道了一声歉。

布莱申马舍先生一走进举行婚礼的大厅的门，同事们便喝彩相迎。他太太把饰针扶扶正，十指交叉，摆出邮递员的妻子和五个娃娃的妈妈所应有的款儿。大厅可真漂亮，三张书桌拼在地板的一头，这样就腾出了供跳舞的地方。四